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隱逸樓勝英盜金印 九龍山五子救三俠

話說前集正表至老少英雄駕了六隻小船，一齊來到九龍山的鋼鐵閘前：只見那山頭看守閘口的嘍卒，用石子向下擲拋，密如雨點，已經將頭一隻小船砸翻。胡景春、邱成、歐陽德三位落水。幸虧第二隻船上有魚眼高恒高俊龍與蓮花湖的於化龍，還有後下水的孟金龍，每人救了一位，將三位英雄救護到第二隻船上。雖然救得快，多少也喝了點水。勝三爺見此光景，銀髯一飄，二目圓睜。第一隻船底現天，被石塊砸碎。這三位到了第二隻船上，打開了別位的小包袱，更換衣服。聾啞仙師叫這五隻船停止前進，向後而退。這五隻船退了二里來地之遠，勝三爺唉聲歎氣說道：「怎麼打九龍山？」聾啞仙師叫道：「勝施主，稍安勿躁，等候天時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憑勝英草木之人，還能驚動天地嗎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大清國的洪福，欽差大人的忠心亦須感動天地。」說著話道爺用手向西北一指，叫：「勝施主你看，天氣突變，必有大風驟起，咱們的船應找一個地方避風。九龍山外竹葦甚多，先找一片大葦塘避風要緊。」

原來，葦塘子中有三五尺深的水，五隻小船並在一處，進了大葦塘子，打好了木樁，下了底錨，將五隻船連在一處。會水的換了水衣水靠，浮著水將船左右的葦子俱都割下來，堆在船兩旁。聾啞仙師又叫道：「勝施主，叫他們大家喝酒吃飯。」

眾人俱都吃喝。就聽巨風大作，聽著毛骨悚然。聾啞仙師道：「勝施主，這就叫得了天時啦！早看東南，晚看西北，並不是我能掐會算。下午將過，西北的天氣就現出昏暗來了，但是盡得天時，不占人和也不成。叫孟金龍、蕭銀龍、於化龍、高俊龍四人奔閘口。這座閘多年啦，兩旁必有空隙，頭一道閘是兩千來斤，他們四個人將閘板托起一尺多高便能進去，閘裡有攔江鎖、混江輪、轉環刀，必須帶寶刀前去，要斷攔江鎖，再將混江輪的銷子削斷，混江輪必停，再破轉環刀，削下轉環刀的軸兒，轉環刀自然落下，劍刀一劍，就可以過去了。進到裡面破他的竹城，打開一條通路，趕緊回來，讓勝施主進去盜印。」

說著話，將自己的寶刀解下來，交給孟金龍，將賈七爺的秋風落葉掃要來交蕭銀龍帶好。勝爺、孟爺、蕭爺又囑咐，路打通了，趕緊回來，不許妄動，蕭銀龍答應。蕭銀龍在前，孟金龍、於化龍、高俊龍在後，前去破閘。四龍來在閘下，按道爺吩咐，一看果然閘旁有縫，孟金龍將劍杵背好。手伸進去，兩膀出力，三人相幫，孟金龍用左肩膀頂著，露出一道縫隙，蕭銀龍趕緊用石頭墊，抬一點墊一點，可就能鑽過人去了。蕭銀龍、於化龍、高俊龍鑽了過去，孟金龍個大，又加上力氣也大，蹭著也鑽了過去。蕭銀龍先用秋風落葉掃破了攔江鎖、混江輪。傻英雄伸手取出道爺的寶刀，來到轉環刀前，照定轉環刀的軸兒，就是兩劍，果然輪刀落水。傻英雄一連氣割落了二個轉環刀。

銀龍擺手，傻英雄會意，將寶刀插入劍匣。四龍過了轉環刀，不到半里地就是竹城。都是五六寸粗的大竹子，天然生長的。

再加上人力，每根竹子相隔四寸來寬，俱都用鐵絲擰成胡椒眼的窟窿，三寸多長的魚都過不去。蕭銀龍低聲叫道：「金龍大哥，您用寶刀將鋼鐵絲齊著水皮俱都割斷了，我用秋風落葉掃割竹子。您專管割網。」孟金龍用寶刀將鋼鐵網俱都割斷。蕭銀龍是處處精細，將竹子齊著水皮用秋風落葉掃割斷，水皮上面的鋼鐵網並未割斷。蕭銀龍割斷的竹子，俱都撇在兩旁的竹桿子當中，為的是使九龍山的人，看不出痕跡來。兩丈多寬的竹城，俱都割成約二尺來寬的一條甬道。四龍進了竹城，再往裡去就是早橋，沒有防禦物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路已打通，障礙物一點兒也沒有啦。三位老爺子有話：打通了道路，急速回歸。趁今天猛風大作，三位老爺子好來盜國家的寶印。」金龍說道：「蕭銀龍你吃了九龍山的飯，受了九龍山的賄，你是吃裡扒外。好容易進寨，空著回去？你回去吧，我盜印去。將印拿回去交給三位老頭子，省得三位老頭費事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金龍大哥，千萬不要造次！九龍山可比不了別處，你我的能耐，到九龍山如同草芥一般。您的身上還有道爺的寶刀，如果失了寶刀，悔之已晚，還耽誤了三位老人家的大事。老哥三位，臨來的時候再三囑咐，您也聽見啦？叫咱們打通了道路就回去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你們把寶刀帶回去。你告訴我黃金印在哪兒，我自己去，偷得來就偷，偷不來我再回去，反正道也打通了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不知道印在哪兒，寶刀也沒有人給你帶回去。你要去我們也攔不了您，我們哥仨要趕緊回去啦。」

說罷銀龍在前，化龍、俊龍在後，向外覓來。此時風聲更大，傻英雄拗不過他們三人，只好也在後頭跟著一同向回走。前面三個人身體小，俱都不費力由十二道閘口鑽將出來，晃出去有七八丈遠等候孟金龍。孟金龍由裡向外鑽，裡面這十一道，俱都不很費勁就鑽出來了。到了外面這一道閘口，傻英雄頭出來啦，肩頭過不來，自己一著急，用虎爪抓住水底下的石頭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兩膀一晃，閘板可就動彈了。因為閘撥起一頭來，閘板一動，上面吊閘的鐵鏈，南頭這根嘩啦啦亂響，閘上面石屋中的人，忽聽閘口鐵鏈子有響聲，有一個頭目說道：「你們別嚷嚷啦，怎麼大風將閘上的鐵鏈子刮得亂響？」正趕上傻英雄又在底下一晃悠，上面的鐵鏈子又一動彈，屋中聽得甚真。

這個頭目說道：「風決刮不動鐵鏈子！鐵鏈子好幾百斤重，必是有大魚被風刮上來啦，撞在閘板上呢。我拿魚叉問一下子就知道啦。」這個嘍卒頭目抄起一根魚叉來，此魚又是七股，帶倒須鉤，一丈四五尺長的竹桿子。按著彈繩，將魚叉向閘裡面叉去，這個頭目手中覺著似乎又在肉上一般，遂說道：「這條魚的個兒太大啦！再來兩把叉吧。」你道傻英雄趴在水底，被七股魚叉將水衣叉破。傻英雄一較力，虎爪按在水底，向前一爬，肩頭一晃，上面的鐵鏈子嘩啦啦又響了一陣。這幾個嘍卒頭目齊抄魚叉，都認為是大魚撞進了閘板。七股魚叉四五隻都向水裡亂叉，叉了一氣兒，就是不上來，然後又向閘板外面叉。

大英雄趴在水底，用手捂著臉面，也不敢動啦。向南一歪身，覺著鬆快一點兒，再將胸脯兒向石牆上貼，側著身軀一較力鑽將出去。此時風是愈刮愈大。傻英雄鑽出來啦。嘍卒頭目再叉就叉著石地啦，眾人以為魚走了。也就不叉了。都進了閘口上面的石屋。閘底下墊著石頭，誰也不解其意。傻英雄由閘口裡面鑽出來，一看身上的水衣水靠，俱都被魚叉叉破了。傻英雄心中暗想：幸虧我有金鍾罩。若是沒有金鍾罩，這回就叫人家給叉爛了。

蕭銀龍等離著閘口有十幾丈遠的地方，等候著傻英雄。忽然見傻英雄由閘口那邊而來，蕭銀龍一看，傻英雄渾身上下的衣服都爛了。蕭銀龍又一看傻英雄的肩頭，竟將銀龍嚇得唉呦了一聲。銀龍忘了在水中了，幾乎喝進水去。四個人覺得離著閘口遠一點了，俱都露出身形。銀龍說道：「金龍大哥，可要了命啦！你的寶刀呢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在我背後背著呢。」說著自己回手一摸，只剩了空劍匣啦。金龍嚇得臉也變了顏色啦。

蕭銀龍說道：「孟大哥，我們都鑽出來，您還未曾出來。等了您這半天才來，莫非在裡面與人家動手了嗎？」金龍答道：「沒動手，也沒碰見人。外面頭一道閘口，我鑽不出來。我一用力，上面也不知什麼倒霉的東西亂響，當時上面七股魚叉就叉下來啦，將渾身的衣服都叉破啦。我怕又在眼睛上耳朵上，用兩手護著臉與耳朵，我鑽出來的時候，也忘了摸道爺的寶刀啦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了不得了！一定被七股魚叉的倒須鉤將寶刀掛上去啦。倘若是被九龍山的嘍卒將寶刀得去，再想得回來可就難啦！黃金印還不知怎樣呢，先將寶劍丟了，如何是好呢？」

正說著話的時候，就見前面五七丈遠，一道霞光由水中而出，好似一個立閃相似。蕭銀龍眼神快，遂說道：「寶劍在前面呢，趕緊追。」四龍向前一追，寶刀又縮入水中去了。四龍也縮入水中，向前趕去。只見寶刀在水中晃晃悠悠向前走，並不見人。追了六七十丈遠，仍然不見人，只見寶刀打著閃兒向前走，借水光猶如一條龍兒相似。孟金龍追得不耐煩啦，遂浮出水面，大聲說道：「寶劍成了龍啦，是誰盜出我的寶刀去？」

你不再露面，我可要罵啦！」金龍尚未說完，就見一人由水中冒出，捧著寶刀。四龍追到跟前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海底撈月葉乘龍葉六爺。孟金龍一看非常歡喜，遂說道：「小叔叔你打哪兒來？可嚇死我啦！為什麼寶刀到了您的手中啦？」葉六爺說道：「金龍你們好大膽子！我到菊花村一打聽，據家人說你們同勝三哥探九龍山來啦。我遂僱了一隻船，來追趕你們。遇了大風，將船

停在蘆葦深處，我換上水靠，奔開口而來。你們四人撥開板之時，我藏在開板牆一個窟窿之中。也是年久啦，開板牆上面的石頭落下一塊來，只可容一個人。你們進去，我沒進去。比及銀龍、俊龍、化龍已經出來，臨你出來的時候，後背靠著北面兒擠，北面開板更低，焉能出得來？水裡又不能說話，上面用七股魚叉叉你，我怕寶刀被魚叉掛上去，趨著你用手護臉的時候，過去將寶刀抽出來啦。」語畢，仍將寶刀還與金龍。爺兒五位奔蘆葦中而來，覺到小船切近，諸葛道爺見葉六爺來到，遂說道：「勝施主如虎生翼，葉六爺水性甚佳。盜黃金印，先得了天時，又來了葉六爺，必能成功了！」勝三爺一見葉六爺，不勝之喜。寒暄數語，俱都在船艙落座。勝三爺遂問銀龍水路打通了沒有？銀龍將十二道開口打通之事，對勝三爺說了一遍。勝三爺意欲自己去盜印，蕭三俠與孟二俠焉能叫勝三爺自己前去？老哥兒三位，誰也不肯不去。各自換上水衣水靠，遂用油布口袋，將旱路的衣服，俱都裝起來。此時也就在二更多天，小弟兄水性好的就是四龍，如今又加上葉六爺，共合是五龍三劍要去盜印。金頭虎賈明在旁邊一看，五龍三俠前去盜印，必然容易成功。倘若盜出印來，老哥兒三個那大年紀，必然不能作官，作官必是小哥兒們的事情。金頭虎思想至此，以為這個事太便宜啦，盜出印來就是官。金頭虎遂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也去，我的水性也行。」勝三爺點頭，微笑道：「願意去就去。」當時賈明收拾完畢，眾人俱都帶好自己的兵刃暗器。金龍將劍交與道爺，銀龍將劍交與賈七爺，爺兒九位，金龍在前，葉六爺在後。

工夫不大，覺到十二道開口一看，一位嘍卒都沒有。風聲大作，進了十二道鋼鐵閘，過了攔江鎖、混江龍、轉輪刀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進了竹城，蕭銀龍、金頭虎把著竹城。葉六爺與高俊龍、於化龍、孟金龍，在十二道鋼鐵閘左右盤旋。勝三爺告訴眾人：「如有不測，你們眾人只管由水路逃走，我們哥三個殺奔山裡，順山坡逃走。」吩咐完畢，老三俠過了竹城。奔西南去一里多地，在依山靠水之處，三俠由水中爬上山坡。只聞樹木被風吹得聲如牛吼，三位俠客進了大樹林子，脫下水靠，打開油綢子包裹，從油布口袋中取出衣服。撤去頭上月牙分水箍，用絹帕繃頭，帶上鴨尾巾，勒十字絆，繃英雄帶，整理衣服。掛好鏢囊，背上刀。零碎東西俱都收拾起來，包在包裹之內，背在背後。爬陡壁，走山崖，老哥兒三位走到一片臥牛青石。這片臥牛青石有八尺高的，有七尺高的，還有三四尺高的。

勝三爺由兜囊中取出火筒，打開口子，一晃火折，一照這片石頭，青呼呼，紫微微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此山太陰，咱們快出這片臥牛青石之地。」

原來，這片臥牛青石，南北有十餘里地，東西有一里多地。

老哥兒三位由西向東而行，就聽正東呼哨一聲，站起一排人。

每人一把雙手帶，舉著火把，南北雁排翅排著。正東迎頭一塊巨石，有一丈餘高。巨石上站立一人，黑面鋼鬚，懷抱播鼓點金錘，一聲吶喊。三爺有心要走，也是勢所難能，已被人家圍上了。行俠作義之人，也不能跑，勝三爺遂止住腳步。這四五百嘍卒只有二十對掌火把的，其餘都是弓箭手。曹世彪一看，叫道：「勝老義士，你真有意外的能力，你怎麼進來九龍山呢？你背後那兩個人是誰？」勝爺答道：「這二位乃孟凱、蕭杰是也。」蕭、孟二人俱都站在勝三爺左右。勝三爺說道：「白老寨主下帖請我弟兄三人，若少來一位，豈不負了白老寨主與曹二寨主的美意！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你們來的人恐怕還多，現在裡外四十八道卡子，鋼鐵閘已經落死啦。別看三位老英雄有神鬼不測之能，但是一進了九龍山，性命就在吾弟兄掌握之中了。」

語畢，遂將播鼓點金錘遞與嘍卒。由腰間取了梆子，連敲了一陣。嘍卒俱都認扣搭弦，三面將三俠圍住。孟二俠說道：「咱們弟兄三人向西下水去，箭入水力微，咱們好借水逃走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愚兄若不盜出印來，誓死不回！愚兄平生未曾叫人家追著跑，你弟兄水旱兩面，俱都是藝業精奇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老哥哥您比我才大一歲，我就捨不得死嗎？但願與兄長福禍共之！」勝三爺是古銅色的鴨尾巾，孟二爺是絳紫色的鴨尾巾，蕭三爺是寶藍色的鴨尾巾。被風吹得亂擺，仍然向前而進。又聽三通梆子響，嘍卒們左手如抱嬰兒，右手如托泰山，前拳對後手。勝三爺一飄銀鬚，孟二爺握住七星刀，蕭三爺也將刀拉出預備斷殺。

曹世彪一看哈哈一笑，遂叫道：「勝老俠客，請來你們，焉能放箭呢，三位且沉住了氣。我且問三位老俠客，你們三位作什麼來了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們盜印來啦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三位俠客認識隱逸樓嗎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不認識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三位如敢盜印，我願陪你們三位，同到隱逸樓。」曹世彪遂縱下巨石，嘍卒們兩面站立，撒箭收弓。單有二十餘名嘍卒，專管接著點火把，曹世彪頭前引路，老三俠在後面跟著。

嘍卒們在兩旁護衛，來到西寨子牆大紅油漆柵欄門切近。到柵欄外，曹世彪叫嘍卒們止住了步。只有二十餘名嘍卒打著火把，進了紅柵欄門。再向東走，穿過三道寨子去，有一道垂花門，有一個白紗燈紅字，上寫西垂花門，高聳聳一座高樓，方磚鋪地。曹世彪指著西垂花門裡的大樓說道：「這就是隱逸樓。印在天花板底下弔著呢，勝老達官您敢進去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刀山油鼎，龍潭虎穴，勝英有何懼哉？請二老寨主在垂花門外了望，我弟兄進垂花門盜印。」勝三爺在前，孟、蕭二俠在後。

一進垂花門，三俠俱都用刀柄一點方磚地，當當響，然後才向裡走。勝三爺取出火折一照，再向東去方磚地上俱都是白梅花點。勝三爺再用刀柄一點，並不是方磚啦，原來是木板。勝三爺叫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只知難進九龍山，誰知還有消息。若知有消息，開口外現有消息娃娃，為何不叫他來？愚兄進樓盜印，倘有不測，憑二位賢弟的絕藝，足可殺出九龍山去！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仁兄賢弟，我上樓盜印，倘有失腳，你們二位殺出九龍山，多多照看您那傻姪子金龍吧！」蕭三爺說道：「二位哥哥，還是兄弟進去盜印吧。我要盜印有了危險，二位哥哥多照看銀龍足矣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此樓我一人上去足矣。倘若都上去，有了危險，一個也活不了！還是愚兄上去為是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但願同死。」蕭三爺說道：「願福禍相共。」勝三爺一笑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不是為兄畏死，他既設此樓，其中定有危險，同死無益。」蕭、孟二俠齊聲說道：「死何足惜！並且，一個人的心思不如三個人的見解，咱們兄弟三人一同進樓，倒可見機而作。」於是弟兄三位一同進了隱逸樓。勝三爺在前，孟、蕭二位，一伏腰進了隱逸樓。老三俠這一進隱逸樓，就要被獲遭擒。

書中代言，樓中假方磚地，凡有白點都是消息。勝三爺止住步，對二位賢弟說道：「餘在三十歲時，致力於武學，不追求消息埋伏。吾之恩師艾道爺曾說過，這宗消息名為陰陽穿珠透花板。當時並不以為有用，這會兒看見了，才想起恩師之言。」

說著話，老三俠腳邁萬字式，走人字步，白梅花的磚俱都動彈，一丈二寬，兩丈來長。此時老三俠在正中間。勝爺說道：「我雖然聽過這宗陣式，但亦不復記憶了。二位賢弟向東縱，我向西縱，便可腳踏實地。」語畢，三俠分向西、東一縱，就覺身子向下一沉，俱都縱在翻板之上，將老三俠翻入深坑。原來底下是水，水中有鋼鐵網倒須鉤，三俠既在翻板之上，明知不能免於難，俱都擲刀一攏，磕膝蓋，落於水中網上，被鋼鉤將胳膊俱攏住。曹世彪在陣外聞聽翻板聲音，由腰中掏出呼哨，一聲響將鉤桿子手喚來，率領鉤桿子的那個賊寇，正是心懷嫉妒的林士佩。見了曹世彪，躬身說道：「曹二叔怎樣了？」曹世彪說道：「拿住了。」林士佩問道：「拿住幾個？」曹世彪道：「拿住三個。老三俠都在隱逸樓中被獲遭擒。」林士佩以手加額說：「老勝英、孟凱、蕭杰，也有今日？眾鉤桿子手隨我來。」

鉤桿子手先進去一看：勝爺他們墜落的是第三塊翻板。鉤桿子手將第二塊翻板一按消息，出來一個鐵象鼻兒。旁有大穿釘，地上有環子。用大穿釘將第一塊翻板穿上，人再登於翻板之上，就不能動了。鉤桿子手走到第二塊翻板，掀起來，都是消息。

有繡簧繡著，一按消息，翻板自起。二十個鉤桿子手，將長把鉤桿子順下去，一個網角五根鉤桿子，連網帶人俱都搭將上來。

林士佩一看，老三俠猶如水雞兒一般，俱被網上的倒須鉤鉤著。

打開鋼鐵網，嘍卒們就要摘鉤。林士佩說道：「且慢，你們不行。別忙，先將那三口刀撿起來，這三口刀雖不能削金斷玉，比寶刀也差不了多少。三口刀俱都將網紮破，若沒有護手擋著，會完全落在水底。嘍卒將三口刀俱都拔出來。林士佩說道：「這口刀叫七星刀，是魚鱗紫金刀，是勝老俠客的。這口刀是孟二俠的，這口刀叫金背折鐵刀，是蕭三俠的。三位俠客的三口寶刃乃是無價之寶。」你道林士佩說這些話，分明是藐視三俠。

此時三位俠客在一個網兒裡猶如水雞兒一般。按說俠客的身份，別說是被獲遭擒，連敗仗都不能打。如今被獲遭擒，林士佩故意的俠客長俠客短，特意說與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聽，老三俠是一語不發。林士佩過去，先將勝三爺的鴨尾巾向下一掙，絹帕俱都掙下，擲在一旁，厲聲說道：「這是白老寨主請來的。」

用磕膝蓋一頂勝爺的腰。摘了鋼鉤，攏二臂，有嘍卒遞過繩子，四馬攢蹄捆好。叫道：「曹二叔，怎樣發落？」曹世彪說道：「抬到中平大寨去。」兩個嘍卒一根槓子，將三俠抬起，徑奔中平大寨而來，由東面白玉台階上去，抬到中平大寨門外。林士佩說道：「暫且放下。」當嘍卒的沒有好人，臨放下的時候，將槓子順著肩膀兒向下一推，撲通一聲，擲在塵埃。勝三爺怕摔了臉，一揚臉，一挺胸脯。曹世彪在先，林士佩在後，見了白玉祥白老寨主，躬身施禮。

白玉祥坐在金交椅上略一欠身問道：「將老三俠請到了嗎？」林士佩洋洋得意說道：「請到了。」白老寨主問道：「怎樣請來的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寒鴨晃水請來的，現在門外放著呢。」

白玉祥說道：「三俠乃是當世的人傑，南七北六省，百姓蒙其德澤者，處處有人。何必這樣？倒剪二臂足矣。」林士佩聞聽，雖然不敢公然拂意，面有不悅之色。唯唯而退到外面，叫嘍卒將三俠下身的綁繩打開。遂說道：「白老寨主有請三位老俠客。」

嘍卒們攙著三位老俠客，勝三爺面對林士佩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，焉能用人攙扶？刀山油鼎，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，進退綽如，無所畏懼。你們這些鼠輩，焉識俠義？」

勝三爺語畢，在前大踏步，仰面向中平大寨走去。蕭、孟二俠在後面跟隨，行動自如，毫無半點懼怯感。嘍卒們看著，欽然起敬。三位老俠客來到中平大寨，舉目觀看：裡面水八寨，旱八寨，小六寨，中平八寨，好大一座山寨！白玉祥見三俠徐步自在走入中平大寨，急忙離了金交椅。曹二寨主在後面跟隨。

白玉祥口中說道：「三位俠客，恕白玉祥不恭。白玉樣本擬將三位俠客迎進中平寨，再議盜印之事。不想三位老俠客夜臨拙山，白某有失迎訝，恕白某不知之罪！嘍卒們這樣待遇三俠，著實可惡！」勝三爺聞聽，未等白玉祥將話說完，瞪目說道：「你就是賊首白玉祥嗎？」白玉祥說道：「正是白某。」勝三爺呸的一口向白玉祥唾去：「好一個無知的賊首！你用請帖將姓勝的哥兒三個請來的。姓勝的見了回帖，不失信義前來。你要是正人君子，將勝三爺迎進山寨，馬上步下，水旱兩面，與勝三爺比試三合，誰勝誰敗，自有公論。你不以仁人君子待人，用此嫉妒小兒之計，造下消息埋伏，暗害勝某。勝某平生講的是明人不作暗事！刀槍並舉，以能為武藝賭輸贏。今既被你等小人暗算，何必多言？還講什麼有失迎不失迎的？不問可知，你乃是口頭仁義，毫無信用的小人！殺官奪印的罪魁，萬惡賊首！在勝某跟前還來動口齒之能？速速將勝某置之死地！勝某絕不能哼哈。」白玉祥初時見勝三爺，本打算用言語奚落勝三爺，羞辱三位老俠客，勝三爺行俠作義一世，焉能聽他那一套，早已視死如歸。焉能叫白玉祥在林士佩等仇人及天下英雄的面前，被人家羞辱呢！故未等白玉祥將場面話說完，便唾了白玉祥一口。以言語激怒白玉祥，為的是叫白玉祥將自己一刀兩段。

落一個為盜印而死，雖然死在賊人之手，名正言順，死於國事。